

不怕東風喚不回——復徵證所稅

陳國樑

政大財政系教授暨系主任／政大財稅研究中心主任

28 February '26

二〇二六年，金馬奔騰；台灣資本市場迎來史詩級的多頭浪潮。受惠於全球 A I 產業的井噴需求與資金狂潮，台股加權指數勢如破竹，二月即強勢站上三萬五千點關卡，更創下單月飆漲逾三千點、單日成交破兆的歷史天量。社會氛圍亦隨之高漲，街談巷議外，大學校園裡等候電梯的片刻，耳邊都傳來了年輕學子們股市行情與基金操作的討論。

在這波榮景之中，「護國神山」台積電自然是焦點。憑藉先進製程供不應求、資本支出大幅上修的基本面優勢，股價節節攀升；二月下旬突破兩千元，盤中更觸及二〇二五元頂峰。回溯十個月前川普關稅風波低點布局的投資人，如今每張股票帳面獲利，至少百萬元起算；賺的「盆滿鉢滿」的譬喻，再寫實不過。

然而，當市場歡騰之際，一項現行制度的扭曲，值得冷靜地檢視——這些來自上市櫃股票市場證券買賣產生的龐大資本利得，一塊錢都沒有納入綜合所得稅課徵範圍。

放眼世界各國，資本利得屬於所得的一環，或單獨課徵，或併入所得課稅；唯獨台灣，個人買賣上市櫃股票所產生的資本利得，長期享有免納綜合所得稅的優惠。積非成是之下，曾幾何時，這項所得課稅基本原則的例外，逐漸成為了台灣稅制的「規範」；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，竟然成為公共政策討論的「禁地」。

究其根本，台灣證券交易所免稅特權的生成，並非偶然，而是政治、制度與預期心理等因素交織的結果。

一、政治考量凌駕租稅公平。正如前財政部長曾尷尬地表示過：「證所稅已是政治問題。」在台灣，每逢選戰煙硝升起，無論是為了討好千萬股民的選票，抑或想藉由股市榮景粉飾治國政績，朝野政黨總會展現出高度的「默契」——對於資本利得課稅多採審慎乃至迴避態度。於是，稅制的公平，就在現實選票精算的天平上居於劣勢，成為政治祭壇上的犧牲品。

二、利益團體的介入與其政策影響力。資本市場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，讓改革寸步難行。任何復徵證所稅的嘗試，必然招致金融財團與股市大戶的傾力反撲。這些既得利益者深諳遊說之道，不僅能主導輿論風向，更慣於在市場波動時趁虛而入，拿大盤指數要脅、「情緒勒索」公共討論。

三、交易稅與所得稅概念的混淆。為了讓免稅特權「理直氣壯」，既得利益者也長期洗腦社會：「現行千分之三的證券交易稅（證交稅）已包含證券交易所得稅（證所稅）。」這完全是法理上的指鹿為馬——證交稅是「交易稅」，有買賣就得繳；證所稅是「所得稅」，有賺錢才要繳。兩者本質天差地遠。況且，千分之三的證交稅率，早於證所稅復徵前即行之有年，硬是掛勾先前證所稅復徵再停徵事件，實乃自欺欺人。

四、錯把「免稅」當作經濟萬靈丹。台灣執政者長期陷入一種迷思，誤以為「股市好、經濟就好」，而維持股市上揚的不二法門，就是護盤與租稅的減免。這種將免稅視為萬應靈藥的錯誤思維，使得決策者投鼠忌器，深怕一談稅改就會導致資金外逃、股市崩盤，進而放棄推動稅制的正常化。過往證所稅復徵的失敗經驗，提醒我們制度設計必須審慎；但失敗的改革，不能成為永遠不改革的藉口。

當勞動所得逐筆扣繳、營利所得依法申報，而個人買賣上市櫃股票資本利得卻長期享有免稅的特權，這是租稅正義的恥辱；具備基本一致性與公平性的稅法，是社會契約得以穩固的底線。使證券交易所所得回歸課稅正軌，並非站在道德高地挑弄社會情緒的對立，或激化貧富差距的矛盾，而是制度理性回歸的必然。

現在，正是展開這場理性轉型改革討論的時刻。